



日行一万步

绿生活

◎赵波

上班族开车不易,停车更难。自打公司倡议“每天一万步,走出好身体”之后,便安步当车,走一段路赶地铁上下班。晚餐后,定要步行去体育中心锻炼,如此一来,日行一万步,轻松达到。这每天一万步走着走着,便也走熟了街边的风景。

细雨中,煤球炉上升腾起几缕白烟,偶尔有红色的火苗顽皮地蹿出来。我喜欢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儿时下午放学途中,家家用煤炉生火做晚饭,因为放学,步子是一步一蹦的,数着石板路格数的内心是愉悦的,连带烟煤味都是好闻的。煤球炉在今天可是稀罕物,当我看到路边小店有人用这样的煤球炉做菜的时候,像是遇到了久违的老友,满是欣喜。等烟灭了,火不蹿了,店家或是要用火慢慢悠悠地烤一锅葱烧鲫鱼,或是一炉盐烤土豆,匆匆一瞥,虽未看清,却也够了,上班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

前往地铁站的路,一边是菜场,一边是各类店铺。马路单边挤挤挨挨地排着各类汽车,有酒店或企业的采买人员成筐地往车上装菜,不时有主妇收获了清晨的第一批海鲜、菜蔬,挽着菜篮子走过,盘算着做一顿怎样的佳肴犒劳家人。爱美的主妇,会顺带到附近的花鸟市场带回一盆鲜花,艳丽的花儿从塑料袋里伸出脑袋,跟着主人的脚步一颤一颤的,总能引起路人的瞩目。烧鹅店前排起了长队,一定是哪个重要的节气。隔着玻璃可以看见烧鹅们油光红亮,排列整齐等待着顾客检阅。粥铺、包子铺,一屉屉冒着热气的小笼包,一锅正在吱吱作响的生煎,这味道,足以勾起饥肠辘辘者的馋虫无数。再忍忍,我还是想念单位食堂的早餐。西饼店也已开门迎客,只是少了那么一种烟雾氤氲的味道。美发店、养生馆照例是还没开门的。服装店门口的哈士奇惬意地趴在地板上,对这一切的人来人往无动于衷,拿定主意继续自己的睡梦。

如果说上下班的这段路满是生活味,那么体育中心边上的那条路就满是自然情趣了。这是一条绿荫如华盖的马路,我总是在这条路上闻到第一缕桂花香,看到春天的最后一朵蔷薇谢幕,看着银杏叶一天天泛黄,总是在若有若无的香樟树花香中忆起那一年的花开。锻炼回来,已是夜色朦胧,因为马路宽阔,除了飞驰的车辆,行人较少,显得空旷,特别是在冬季,独自行走,未免有些不安,这时突然从前方传出高亢的类似河南豫剧的声响,原来是环卫工坐在保洁车上悠悠地听着乡音,紧张的神经顿时放松了下来。那种高亢的广播声并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他用手机和远方的亲人诉说着乡情,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在车上,什么也不做,黑暗中,像一尊雕塑。奇怪的是,哪怕是酷热无比的三伏天,他也是帽子、口罩、反光服全副武装。“我能把瓶子扔你车上吗?”一天晚上,经过他面前的时候,我刚喝完一瓶矿泉水。“谢谢,谢谢!”他躬身接过了瓶子。夜幕中,看不清他的脸,但从声音中体会到他的笑容可掬。从此,我再也没有把空瓶子扔到垃圾桶过。

偶尔,我也会绕道走另一条路。华灯初上,几家洗浴中心的霓虹灯竞相闪烁,不时有穿着时尚的女郎走过,川菜馆、湘菜馆门口堆满了小龙虾,面馆内依然人头攒动,大食堂前摆起了夜宴,一排的海鲜在白色灯光下泛出诱人的光。路边上手推车推来的烧烤摊支了起来,烟雾伴随着炭烤味四散开来,一时间,马路上车辆排起了长龙,喇叭声四起。夜的生活,仿佛才刚刚开始。

人之初,从一地到另一地,只能步行,后来可以依靠牛马驴,再后来有了舟车。我们享受着现代交通的便捷,也不得不忍受越来越拥挤的道路,不免心浮气躁起来,根本无意身边的风景。我很庆幸,可以以步行的方式,躲开“路怒症”的袭扰,可以一边看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情,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恩赐,身心双双得以放松。



总第 5957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沈欣

本行

往事印痕

◎陈慧

下雨天,把很久都没用过的缝纫机拉出来擦拭了一遍。儿子心爱的牛仔裤膝盖上破了个洞,一直挂在衣架上,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把破的地方补好,再缝上了一张喜羊羊布贴。把脱线的枕头套、大张嘴巴的拉链通通修整好,顺便给自己做了一条带荷叶边的围裙。完工后心满意足地翻看劳动成果,线脚依然很直,心里止不住有了宝刀未老的自豪。

裁缝的活儿很多年前就不做了,但一应工具还是舍不得丢开。这台缝纫机还是妈妈年轻时的宝物,妈妈在这台缝纫机上把自己的衣服改给大姐穿,大姐穿不着了再改给二姐穿。我和二姐身材相仿,改衣服这道程序免掉了,算是减轻了妈妈的负担。弟弟小时候顽皮,裤子先磨破的总是屁股部位,妈妈就用厚厚的涤卡布在破掉的部位加固上一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隔日弟弟从学校里回来便气鼓鼓地不肯穿补过的裤子了,原因是:学校的小朋友说他屁股上有台电视机。妈妈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弟弟也不肯妥协,最后还被华丽丽地揍了一顿。难怪眼下弟弟忆苦思甜想起童年时代的“电视机”时,还有那么一点耿耿于怀。

这台缝纫机在妈妈的手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多年,等到我学职业技能的时候她又被我搬到学校里。班上大约有三十个女生两个男生,三年后毕业各奔东西,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本行,我最好的朋友钱宝莉先开了一家缝纫店且生意红火,我也壮着胆子自行创业。租房子的事情自己搞定,营业执照是爸爸帮我做好的,十来平方米的一间屋子坐落在小巷子里,月租一百元。想起刚开店时的自己不过二十岁出头,甚至连西服也做得不规范,居然也胆大包天地接业务。白天给客户一个老气横秋范儿,晚上把收好的布料拿到钱宝莉的铺子里虚心请教,斟酌多次才敢落剪。赶上客户加急的衣服,再怎么辛苦也得赶夜工做好。有好几次为了出活,晚饭也顾不上回去吃。妈妈做好饭见我迟迟不归有些不放心了,和爸爸来我的店里陪我。

我的小店隔壁是家羊肉铺子,时常有诱人的羊肉香气不请自来。爸爸有些坐不住了,信步到隔壁和羊肉铺的老板聊天,大谈吃羊肉的益处。十多年前一斤上等羊肉的价钱大概二十元,是我

加工两条女裤的手工钱,我开店没多久就买了一只小羊回去给爸爸吃。爸爸很高兴,在单位里小小地炫耀了一番,于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老陈家的女儿很孝顺。

我其实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在开缝纫店的几年里也被迫收敛了一些。做得不成功的衣服需要返工,挑剔的顾客需要连骗带哄,原本心高气傲的我在特定的环境下居然无师自通地向苛刻的现实妥协。挣钱不易、生活不易这样的感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烙在心底的吧!

和先生结婚的时候,爸爸把我的缝纫机熨斗等一应物件都塞在后备厢里带来了。我笑他不怕麻烦,他倒有他的理由:“你现在人生地不熟,怎么扒饭吃?实在不行就做你的老本行,总不至于饿死在这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做父母的总为远嫁的女儿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觉得自己女儿好歹还有个能吃得上饭的手艺傍身,仿佛又松了口气似的。

父亲带来的吃饭家伙们最后还是闲置在房间的角落里,偶尔我也对着它们发呆,想一想:假如我一直坐在十五年前的那个巷子的店铺里埋头苦干下去,那现在我将会有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可惜我半途从原来坐着的地方站起来了,放下了我的本行,生活就转了个方向。我的榜样钱宝莉最终也没有将缝纫店进行到底,她现在做热门的儿童小食品批发,日子过得还惬意。

曾经中规中矩地学了一门手艺,到最后却没办法靠它来讨生活,其实还是有些伤感的,就像是诚心酝酿了一场漫长的爱情却未能圆满一样。惋惜是有的,遗憾也是有的。多少年后穿着自己缝制的睡衣坐在门前看书被某人看到了,人家问道:“你这身睡衣挺好看呀,哪里买的?”心里是窃喜的,话到嘴边反而成了轻描淡写的一句:“哪里用得着去买?是自己做的,我以前就是做这行的。”有点惘然,有点眷恋。

张爱玲说过:一个人学会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幸好我还没有完全丢弃我曾经用心学过的这点技艺!最少为了儿子能开心,平时也得用一用。当他看到床边补好的裤子,惊喜得不得了:“妈妈,你好棒!”我得意一笑:“那是,这可是妈妈的老本行哦!”

播一颗希望的种子

微视角

◎顾常平

似乎有一只蚊子,从窗外缓缓地飞来,落在桌角的笔筒上。

放下课本凝神看时,却发现不是蚊子,是一枚蒲公英的种子,如一顶小小的降落伞,降落在笔筒中一支毛笔的尖上。

立时就有了一点小小的喜悦,晴朗的天气,在三楼的办公室备课,竟会有蒲公英的种子前来探望。

既在意外,又合情理。

我们的学校很漂亮,到处是树,是花坛,是草坪。置身于学校附近的院士公园往东望,就可见到学校极气派的大门,而学校里的建筑,都藏在树林里,只在树稍露着它们的顶。

既然来了,就是缘分。

轻轻地拈来放在手心,蒲公英的种子就静静地躺在我手心里了,想:怎么妥妥地安置它呢?

看见了窗台上的那只小瓷钵,比我的拳大不了多少。乳白的钵身印着几枚黑色的蝶,正翩翩起舞。瓷钵是2010届的学生送我的,那时栽有两朵绢制的莲,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放,花下衬着几片圆绿的叶。这是几个心灵手巧的女生用课余时间精心制作的,是她们离校实习去时送给我的礼物。从我校毕业后,她们在高校又学习两年,现在高校也快毕业了。毕业后,她们将活跃在宁波的各条轨道交通线上,为宁波的建设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莲就一直放在我桌外的窗台上。备课累了,抬起头看见了莲,望望窗外,就仿佛见到我的学生了。

但一年后,莲却残破起来。终于,在一个周五的早上,拍下它的照片存入电脑后,我就把莲包起来扔了。不舍得丢掉钵,清洗后填上了几把土放在窗台上,一直想种点什么来着。

现在,何不趁此机会,把这枚蒲公英的种子种在钵里呢?也许它就能发芽生根,散枝开叶,绽出一朵又一朵美丽的小花,又会织出几顶可爱的小伞,迎着阳光,乘着秋风,飞到在异地读书的学生们的书桌上。

我就把蒲公英种子妥妥地放在钵里,撮点泥盖上,小心地放回窗台。

之后,捧起课本,继续备课,把我对蒲公英的期盼放进我的课里。

我要告诉学生,不管年少年老,每人都应该播一颗希望的种子。

我期盼着我的蒲公英。

